

左舜生選輯

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左舜生選輯

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五月臺三版

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全一冊）

平裝基本定價叁元正

（郵運滙費另加）



選輯者

左

舜

生

發行人

熊

鈍

生

本書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

登記證字號

臺業字第捌叁伍號

印刷者

臺灣中華書局印刷廠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
郵政劃撥帳戶：三九四二一號

Chung Hwa Book Company, Ltd.
94, Chungking South Road, Section 1,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臺總）丙華

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目錄

太平天國始末	李秀成	一
太平軍初破武昌紀事	陳微言	五一
太平軍入金陵前後見聞記	張汝南	七三
江南北大營紀事本末	杜文瀾	九五
英法聯軍時代之北京景象	吳可讀	一二五
東方兵事紀略	姚錫光	一三三
馬關議和中之伊李問答	闕名	二四三
臺灣八日記	俞明震	三〇一
海軍大事記	池仲祐	三二三
李傅相遊歷各國日記	桃谿漁隱 惺星齋主	三八七
戊戌保國會章程	康有爲	四一七
戊戌清德宗之密詔	羅惇融	四二一

戊戌維新得罪者之略歷	梁啓超	四二三
義和拳教門源流考	勞乃宣	四二七
庚子拳變後京津間之慘狀	陸樹德	四三九
庚子拳變日記	景善	四六三
庚子教士受難記	闕名	四九三
庚子兩宮蒙塵紀實	王文韶	五〇一
張文襄之自述	羅惇齋	五〇五
參議院一年史	林長民	五〇九
壬子迎袁始末	蔡元培	五一九
宋案真相	程德全 應德閔	五二三
國體戰爭躬歷談	梁啓超	五二九
從軍日記	梁啓超	五三五
護國之役回顧談	梁啓超	五四三
復辟陰謀紀實	孫毓筠	五五七

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

太平天國始末（卽李秀成供辭）

李秀成

編者按：曾文正在此供辭後批跋云：『以上皆李秀成在囚籠中親筆所寫，自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初六日，每日約寫七千字。其別字改之，其諛頌楚軍者刪之，閑言重複者刪之，其宛轉求生乞貸一命，請招降江西湖北各賊以贖罪，言招降事宜有十要，言洪逆敗亡有十誤者亦均刪之。其餘雖文理不通，事實不符，概不刪改，以存其真。』云云。據此，可見原供當有七八萬字，今所存者不過三分之一。曩見捫蝨談虎客所編近世中國秘史曾錄有此篇，近年在成都出版之滿清野史第四編，亦將此篇錄入。惜此兩書流傳均不甚廣，去年編者在復旦講太平天國史，學生中有欲以此篇作參考者竟不可得，特再錄一通於此。

今將天王出身，載書明白：天王是廣東花縣人，兄弟三人，長兄洪仁發，次兄洪仁達，天王名洪秀全，同父各母，長兄次兄，是前母所生，在家種田，洪秀全在家讀書，同馮雲山二人同窗書友。一日天王忽病，此是丁酉年也，死去七日，還魂之後，俱講天話，勸世人敬拜上帝，勸人修善，若世人肯拜上帝者，無災無

難，不拜上帝者，蛇虎傷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別神，拜別神者有罪。故世人拜過上帝之後，俱不敢拜別神，爲世民者，俱是怕死之人，云蛇虎咬人，何人不恐？故而從之。自花縣上到廣西潯縣，桂平、武宣、象州、藤縣、六川、博白，俱星羅數千里，天王常在深山內藏密，教世人敬拜上帝，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從，或十家八家肯從，亦有讀書明白之士，不從，從者俱是農夫窮苦之家，積歲成衆。所知事者，欲立國者，深遠圖者，皆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天官丞相秦日昌六人，除此未有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

東王楊秀清，住在桂平縣平隘山，在家種山燒炭爲業，並不知機，自拜上帝之後，件件可悉，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天王信用，一國之事，概交與他，軍令嚴整，賞罰分明。西王蕭朝貴，是武宣縣盧陸峒人氏，在家種田種山爲業，天王妹子嫁其爲妻，故亦重用，而且勇敢剛強，衝鋒第一。南王馮雲山，在家讀書，其人才幹明白，六人之中，謀立創國者，出南王之謀，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北王韋昌輝、桂平縣金田人氏，此人在家出入衙門，是監生出身，見機靈變。翼王石達開亦是桂平縣白沙人氏，家富讀書，文武備足。天官丞相秦日昌，亦是桂平白沙人氏，在家與人做工，並無才情，只有忠勇忠義，故天王重信，起事教人拜上帝者，皆是六人勸化，在家之時，並未悉有天王名號，每村每處，只知有洪先生而已。

自教人拜上帝之後，數年未見動靜，至道光二十七八年上下，廣西賊盜四起，擾亂城鎮，各居戶多

有團練，團練與拜上帝之人兩有分別，拜上帝人與拜上帝人一夥，團練與團練一夥，各自爭氣，各自逞強，因而逼起，起事之時，團練與拜上帝之人同村，亦有一村隔一村者，故而聚集。

道光三十年六月，金田花洲六川博白白沙石同日起義之時，天王在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內密藏，並無一人得悉。那時東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俱在金田，山人村是南平縣所管，與藤縣相連，起義之處，與吾家西隔七八十里，俱是山路難行，此時我在家知金田起義之信，金田之東王，發人馬來花洲，接天王到金田會集。到金田，有大頭羊大里魚羅大綱三人，在大黃江口爲賊，即入金田投軍。該大頭羊到金田，見拜上帝之人不甚強壯，故未投入，後投清朝向提台。至羅大綱與大頭羊兩不相和，後羅大綱投之天王。到金田之後，移營上武宣東鄉三里，招齊拜上帝之人，招齊武鄉之人，又上象州招齊拜上帝人馬，仍返金田新墟，屯紮數月，當被清朝之兵四圍，後偷由山小路而出隘關，到思明，想回，逢着清朝向提台紮營數十座，經西王南王打破，然後出關。由八箇水而到大黃墟，分水旱向永安州。

此時我尙在家中，得悉旱路兵皆由我家中經過，自梧州藤縣五十七都大黎里而上永安，因在家貧窮，父養我兄弟二人，弟李明成，家中之苦，度日不能，種山幫工就食。自八歲十歲時，隨舅父讀書，十歲之後，與我父母尋食度日。至二十六七歲，方知有洪先生，教人敬拜上帝。至天王由思旺到大黃墟，分水旱兩路行營上永安州，路經大黎，四面高山，平地周圍數百里，旱路兵由此經過，是西王北王天官丞相

羅大綱帶水路兵是東王南王所帶。西王北王帶旱路，在大黎里經過，屯紮五日，將里內之糧食衣服，逢村即取。西王在我家近村居住，傳令，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同家食飯，何必逃走？臨行營之時，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燒之，家寒無食，故而從他。鄉下之人，不知遠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頭，後又有追兵。一路由大黎上永安，打破永安，即在和池屯紮數月。後賽中堂及烏向大軍，四方圍困，內外不通，後由古蘇冲一條小路而過招平。古蘇冲是清朝壽春兵把守，經羅大綱帶領人馬，前去打破，方得小路出關，得火藥十餘擔，方有軍資，不然，尙未能得出此關，困在永安時，並未有斤兩之火藥也。永安水斗軍營，是天官丞相秦日昌把守，清朝之軍，是張敬修爲將，因打後欲移兵回，被烏帥大軍追趕，殺死我朝男女及兵三千餘人，衆見勢迫，次日，齊心與烏軍死戰，亦殺死烏軍四五千，烏帥被傷，在六塘墟身故。

自殺勝之後，東王傳令，不行招平平樂，由小路過牛角猺山出馬嶺，上六塘高田，圍困桂林一月有餘，攻打未下，退兵由象鼻山渡河，由安縣到全州。攻破全州之後，南王在全州陣亡，計議即下道州，打永明，破江華縣，招得湖南道州江華永明之衆，足有二萬之數。此時追軍即向張兩軍。後移師到郴州，入郴州亦招二三萬衆，茶陵州亦得數千。後西王蕭朝貴帶李開芳林鳳祥等來打長沙，此時我爲兵，尙未任事。西王到長沙攻打，那時天王同東王尙在郴州，西王在長沙南門外中礮身死後，李開芳具稟回郴，天王同東王移營來長沙，實攻打數十日未成功，連開地道數處，放倒長沙大城，我兵不能湧進，外面清朝

向張大軍圍困，在長沙對面沙州，殺勝一仗，殺死官兵數千，以後破城，仍然未下。我朝軍中有糧而無油鹽可食，是以攻城未就。天王在長沙南門製造玉璽，呼稱萬歲，妻稱娘娘，封東西南北翼王，封王在前，天王稱萬歲在後。製造璽成，攻城未下，計及移營，欲由益陽縣靠洞庭湖邊而到常德，欲取湖南爲家。到益陽忽搶得民舟數千，改作順流而下，過林子口而出洞庭，到岳州，分水旱而下湖北。破岳州得吳三桂之器械，搬運下舟，直下湖北，一攻破漢陽，得漢口，因武昌，然後開道破城，此是東王掌令李開芳林鳳祥羅大綱掌兵，攻打二十餘日而破武昌。後又未守，直到陽邏，破黃州，取蘄州九江，破安徽省，俱是水旱並行。那時胡以晃李開芳林鳳祥帶水陸之兵，東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以及羅大綱賴漢英等帶領水軍，得了安慶，未派兵守，趕下江南，將南京四面圍困。七日破鳳儀門，開道破城而進。水面舟隻萬餘，各盡載滿糧食。此時天王與東王尙欲分兵鎮守江南，欲取河南爲業，後有一老年駕東王坐船之湖南水手大聲揚言，親稟東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河水小而無糧，敵困不能解救，今得江南，有長江之險，又有舟隻萬千，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食足，尙不立都而往河南何也？』他又云：『河南雖係中州之地，只稱穩險，其實不及江南，請東王思之。』後東王復想見這老水手之言，故而未往，遂移天王駕入南京，後改爲天京。開立軍伍，整立營規，東王佐政，事事嚴整，立法安民，將南京城內男女分別男行女行，百工亦是歸行，願隨營者隨營，不願隨營者各歸民家。出城門去者，准手力拿，不准攬挑。男與女不得交談，母子

不得并言。嚴嚴整整，民心佩服。安民者出一嚴令，凡安民之地，何官何兵，敢入民房者，斬不赦。法律嚴，故癸丑年間上下，戰功利，民心服。東王令嚴，軍民怕，東王自己威風張揚，不知所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北王韋昌輝，與翼王石達開，秦日昌，是齊心在家計議起事之人，後東王威逼太過，此三人積怨於心，口順而心怒。後被北王將東王殺害，原是北王與翼王二人密議，因東王爲天王信任，權太重，要逼天王封其萬歲，那時權柄皆在東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北翼兩王不服，密議殺東王一人，不料北王更將東王統下親戚屬員文武大小男婦盡行殺淨，是以翼王怒之，在湖北洪山營中，同曾錦兼張端謀趕回金都，計及免殺之事，不意北王頓起他心，又要將翼王殺害。後翼王得悉此事，吊城由水西門而出，走上安省，計議報仇。此時北王將翼王全家殺了，後移洪山之軍救寧國，北王在朝，不分清白，亂殺文武大小男女，勢逼大重，後來各衆內外，並合朝同心，將北王殺之，人心乃定，後將北王首級解至寧國，翼王親看，果是不差。後翼王回京，合朝同舉翼王機理政務，衆人歡悅。主有不樂之心，專用安福兩王，安王卽是王長兄洪仁發，福王卽王次兄洪仁達，主用二人，朝中之人甚不歡悅。此人又無才情，又無算計，一味古執，誠實天性，與我王一般之意，挾制翼王，是以翼王與安福王三人結怨被忌，挾制出京，今而遠征未肯回者，因此之由也。

今將天王起義，及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天官丞相秦日

昌地官丞相李開芳，天官副丞相林鳳祥，冬官正丞相羅大綱，夏官丞相賴漢英，一班前任事之由，天王出身之來意，東西南北翼王合心舉義，圖謀之實績，後此人自行相殺，亂事之原，業經載明。又將李秀成在我朝出身，每年命戰征一切情由，明白寫清，並未隱瞞。自幼生在廣西梧州府藤縣寧風鄉，五十七都長恭里新旺村人氏。父李世高，母陸氏。一路自粵西而來，我本爲兵，前之內政，俱不經我手。後至南京破城之後，那時我已隨春官丞相胡以晃理事。那時冬東王有令，要在衙門之中，舉出軍帥一員，帶領新兵，後經東王保我爲右四軍帥，守把太平門外親營，此是癸丑年之間。是年八月，調爲後四監軍，在儀鳳門外高橋把守。十月之間，卽同翼王上安省安民，此時官小，不過聽差而已。後春官丞相胡以晃帶領人馬去打破廬州府，破郡之後，來文調往廬郡，把守安民，此四年之間也。調爲指揮之任。至翼王與安福兩門他往，東北王又死，秦日昌因韋昌輝與東王相殺，秦日昌亦死在其內，國中無人，經朝臣查選，查得十八指揮陳玉成，二十指揮李秀成，贊天安蒙得恩，侍天福李世賢這班人，出來助國。此時翼王在安省遠去，幸我招張樂行襲得樹這班人馬，聲稱百萬之衆，是以天王降詔來尋，加封我做地官副丞相，把守桐城，保固安省。因翼王與安福王三人不睦，出京遠去，軍民之心散亂，故廬州被清朝和帥攻破，合城兵將盡亡。那時和帥自下鎮江，與張國樑困打鎮郡，分軍來逼桐城縣，是清朝軍門秦定三領兵圍困。清朝帥將大小營寨百有餘座，自廬郡三河舒城六安廬江巢縣無爲等處，節節連營，處處嚴密，因逼桐城。此時我

爲丞相，力守桐城，保固皖省。那時已有張樂行襲得樹在三河尖造反，李昭壽在我營中共事，李昭壽與張樂行襲得樹有交，特通文報與張樂行，接得文件，當即復文，已肯來投，安省得穩，實我之力也。後見勢不得已，知翼王出京之後，將打寧國之兵交與成天豫，陳玉成管帶，至陳玉成在家，與我至好，來在我朝，更加親密，因命使持文前往寧國求救於陳玉成，當即准請，未解寧國之圍，移軍來救桐邑之困。兵由樅楊渡江齊集，我親自輕騎趕赴樅楊，繪成進攻圖式，與成天豫細講。至桐城之敵軍，算我之軍，定由對面迎敵，清朝官兵逆面備防。我與成天豫計出奇兵，我親回桐道謹備制敵之師，俟成天豫奇兵制勝，由樅楊一鼓順下，攻破無爲州，下湯頭鎮，運糧會迓天侯，陳仕章之軍，力破湯頭清營，抄黃落河，破東關，得巢縣，分軍鎮守。成天豫帶人馬上打廬江，仍然攻破廬邑，派兵把守廬江，即引軍上淠河，攻大關，包過桐城之後，斷清軍之糧道。桐城地勢，一面高山，一面平地，彼軍糧斷，成天豫由外包來，我領軍由內攻出，兩面合攻，清軍速退，分三路追趕，破舒城，得六安，此兩處之民投我者，數萬之衆。當過六安上三河尖招引張樂行，那知張樂行先發，襲得樹蘇，老天平路相迎，當即計破霍邱縣，攻破北城，交張樂行爲家。那時成天豫引兵破正陽關，攻壽州未下，扯兵直上黃松兩處，與曾帥交鋒，同清將李續賓對戰，在松子脾失利之後，與清將勝負未分。那時朝中無人掌管，外無勇將，只有我與成天豫各有兵衆，朝中議舉陳玉成帶兵外戰，後見我堂弟李世賢少勇剛強，又加選用，又得一蔣朝用，世賢次之，蒙得恩日久在朝，是天王愛臣，

永不出京門，後封爲正掌率大臣，朝中內外之事，悉歸其制，連我與陳玉成亦歸調度。自翼王出京之後，死東北王之後，至蒙得恩手上辦事，人心改變，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主上信任不專，因東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專信同姓之重臣。那時各有散意，而心各有不敢自散，因聞清朝將兵，凡拿廣西之人，斬之不赦，是以各結爲團，未敢散也。若清朝早肯赦有廣西之人，解散久矣。後有人奏聞天王，各有散意，卽加恩惠下，各又振作同心，自此一鼓之銳，振穩數年。此時成天豫陳玉成屯在太湖潛山，我屯在六安霍山，曾輕騎約成天豫赴安省會議，云朝中這亂如何停止。斯時天王加封我與陳玉成二人，陳玉成又封正掌率，仍任成天豫實任，那時我爲合天侯，任副掌率之權，提兵符之令。我自爲兵出身，任大責重，見國亂紛紜，主又蒙塵，盡臣心力而奏諫，懇我主擇才而用，定制恤民，申嚴法令，肅正朝綱，明正賞罰，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禮而恤下，寬刑以待萬方，輕世人糧稅，仍重用翼王，不用安福王。因此奏諫，當被我主降詔革除我爵。後再復一本，將天下之大勢情形，並陳奏諫之來歷，奏本由朝臣手過，見我本章明順，朝臣親上殿奏諫，仍復我職。那時和帥困我鎮江，內外不通音信，內又無糧，外又無救，翼王遠逃，那時朝中無人，獨我與陳玉成二人有兵多衆，故調我下救鎮江。當時由皖上六安，全軍調下，救出鎮江之兵，失去鎮江之城矣。那時清朝和張兩帥，引軍攻打句容，那句容縣天王守將是襲職夏官丞相周勝富把守，戰攻數月，被和張兩帥打破，來困天京，此是第二回困天京也。此段放下，先說明向帥欲困天京之由。

向帥同張國樑，帶有滿兵數千，漢兵二三萬之衆，自孝陵衛紮至朱洪武墳這邊，東南紮至七甕橋爲止。那時向帥困我天京，那時鎮江亦困，因鎮江清帥姓吉，是滿洲人氏，營紮九華山，丹徒，金山一帶，儀徵清帥，不知姓名。我朝鎮江守將吳汝孝，那時我尙是地官副丞相，合同丞相陳玉成，春官丞相涂鎮興，夏官副丞相陳仕章，夏又正丞相周勝坤等，下救鎮江。此是初困之救兵，進鎮江，湯頭，與張國樑連戰十餘日，勝負未分。後清朝吉帥從九華山發兵來，與張國樑會戰，我亦選集銳軍，兩家迎敵，大戰於湯頭，兩無法處，我欲救不能，吉張破我不下，兩邊按寨對紮，兩不交戰說話。當與各丞相等計議，派丞相陳玉成坐一小舟，冲由水面而下鎮江，水面皆是清軍砲舟攔把，雖然嚴密，陳玉成舍死直冲到鎮江。當與吳汝孝計及抽軍由內打出，我帶兵由外打入。後查湯頭有小河由大江岔通山內，清軍由此河邊紮住，此地一邊是山，一邊是水，兩進爲難。後我軍移靠湯水山邊，下湯頭靠河邊，兩家難進處所，清軍營寨概移入湯水山邊，堵我進兵之路。那時鎮江不應絕命，吳汝孝，陳玉成已由內打出，我在外高山望見鎮江，人馬出來，是夜親挑精銳之兵三千，我親帶田湯頭，岔河而過，將清軍舊營修紮，天明原紮湯水山邊，丞相陳仕章，涂鎮興，周勝坤等出軍與吉張兩帥制戰，吉張不知我出奇兵，襲由湯頭，岔河而過，至午未時，方知我襲其後路。湯頭，岔河隔湯水山邊二十里，那時鎮江，吳汝孝，陳玉成之兵亦到，兩下接通，歡天喜地，內外之兵，和作一氣，大銳聲張，與吉張兩帥答話。次日開兵，吉張兵敗，失去清營十六座，是日當卽扯兵而

下鎮江，屯在金山金鷄嶺九華山脚，與吉帥大營相對，吉帥防我攻其大營，處處嚴密防守，是夜調齊鎮江舟隻，由金山連夜渡過瓜州。次早黎明，親領人馬，同陳玉成涂鎮興陳仕章吳汝孝力破土橋，清軍又敗，紅橋以及卜著灣三岔河清營盡破，大小清營一百廿餘座，聞風而逃。當即順破揚州，後將揚州一帶糧草運入鎮江，自在湯頭岔河及湯水山邊把守，獨留夏又正丞相周勝坤帶領人馬把守吉張舊營，是堵後路之意。破土橋後，得揚州，取糧回鎮郡，事完，領兵回京。那湯頭夏官又正丞相周勝坤把守吉張兩帥舊營六個，自我與陳玉成涂鎮興陳仕章破過土橋之後，此處周勝坤所守之營，仍是吉張兩帥破去，周勝坤兵敗，吉張兩帥將此營堅紮，加工修理，絕我歸京之路。斯時無計可施，全軍概在揚州儀徵，欲由六合縣上浦口回京，後經張國樑知道，帶兵到六合防守，又未及回，不得已各盡心拚命，合爲一氣，仍由金山渡江而回。過到金山，那時張國樑在六合未回，當即領兵攻打高資，吉帥由九華山帶兵來救，當被我朝軍兵，逼吉帥逃入高資山中，吉帥自用短洋砲當心打死。清兵見主帥自死，各軍自亂，後悉知清朝吉帥身死，營中無主，即移營趕下九華山，次日早晨，全軍俱集九華山脚，吉帥之營七八十座，軍中無主自亂，不戰自走。吉營失過之後，張國樑由六合趕至，救之不及，兵屯丹徒鎮，後將我得勝師前往丹徒，與張國樑見仗。是時鎮江守將吳汝孝，帶領人馬千餘，前來助戰，將張國樑馬軍先破，步軍並進，張軍敗。次早行營回京。湯頭舊清營，見九華山營失守，憑我軍直上到京。東王下令，要我將孝陵衛向帥營寨攻破，

方准入城。將我鎮江得勝之師，逼在燕子磯一帶，天天屯紮，逼得無計，將兵怒罵。後親與陳玉成、涂鎮興、陳仕章入京，同東王計議，不欲攻打向營，因其久紮營堅，不能速戰。東王大怒，不奉令者斬，不敢再求，即允行戰。次日開攻移營，由燕子磯、堯化門、紮寨四營、堯化門清將，是向帥發來鎮守，我自此屯紮。次日張國樑已由丹徒返回孝陵衛，是早引軍與我迎戰，張軍敗陣，仍回孝陵衛，我等移營堯化門。次日張國樑復領馬步前來，翼王亦帶曾錦、兼張瑞、謀等引軍助戰。清軍滿兵、馬軍先敗，次即向張所領漢軍亦敗也。是日向張救堯化門未能，自軍敗陣後，被我四面追趕，當即攻破孝陵衛、滿漢營、寨廿餘個。是夜向張自退，我兵並未追趕。後東王傳令，將向張營紮器械什物，運齊入城，令我與陳玉成、涂鎮興、陳仕章等領兵追由句容而去，順手而得句容，且下丹陽。斯時向張已到丹陽六七日矣。兩家并力迎敵，是日張軍敗入城，並不出戰，堅守城營，我力攻未下，清軍精銳養足。此時我朝之兵，戰久未下，兵士少有戰心，後張國樑分軍迎敵，在丹陽南門外大會一戰，兩不高下。此時向帥困在丹陽，又失去孝陵衛大營，官兵失散，又被逼丹陽，是以向帥自縊而死。張國樑與向帥拜爲契爺，他見向帥自縊，故而奮身再與見仗。後被張國樑攻破丹陽南門外我朝營盤七個，殺死數千人，南門守營之將是十三檢點，周得賢，砲中身死，餘軍逃散。此員戰將勇敢有餘。衆軍見此員戰將戰死，攻打丹陽又不得下，各有畏意，那時人人已有退縮之心，無計可施，只得把全軍攻打金壇，亦未能得，連打廿餘日，與張國樑戰，那時李昭壽亦在其場。攻城未完，然